

01

平等與差異： 性別社會工作的挑戰

陳錦華

一 | 前言

早於 1960 至 1970 年代已有西方的女性主義者將性別角度應用在社會工作裏 (Dominelli, 2002)，本文將這一取向的社會工作稱為「性別為本的社會工作」(gender-based social work) 或簡稱「性別社會工作」，這不單指以性別角度推行的婦女工作，亦包括以推展男女平等為目標的男性服務 (Pease & Camilleri, 2001)。大概在 1980 年代初，香港本土婦女運動冒起，漸漸引入性別角度分析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問題。1990 年代中，男性服務方面開始在香港發展，但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一個明確以性別角度推行的男性服務。以性別觀點推行社會工作已發展多年，期間面對過很多不同的理論問題與方向的爭辯，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有關中外文獻 (梁麗清，1994、1999；顧燕翎，1996；Bryson, 2003)。

性別社會工作的重點之一是爭取男女平等，使女性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使男性可以擺脫傳統男性角色的壓力。但何謂「平等」，不單在女性主義者與反女性主義者之間有很多爭辯，不同派別的女性主義之間亦有頗多爭議。尤其是自 1990 年代後現代主義興起，當中提出「差異」（differences）的討論（Phillips, 1992; Weedon, 1999）令爭議更為複雜。

本文環繞「平等與差異」的爭議，分析不同的理論取向如何演繹「平等」或「差異」，討論這些論述對性別社會工作的影響及啟示。大致而言，我們可以將男女平等的論述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反女性主義者提出的「男女天生有別論述」，因為男女天生有別，所以根本不需要男女平等。第二類為「男女相同論述」，大致上這一論述包括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他／她們認為男女平等即女性向男性看齊，男性做到的女性也可以做到。第三類是以基進女性主義為核心的「性別差異論述」，這一派主要以性別差異作為女性主義分析的基礎。第四類為「解構差異論述」，這一派以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為主，提出男女之間的差異、不同女性社群之間的差異，以至不同男性社群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沒有必然的邏輯性，試圖推進平等的討論。近年，平等與差異的討論引起很多爭辯，究竟這對婦女運動與性別社會工作是進步還是退步，仍有待驗證。

二 | 「男女天生有別論述」：反女性主義

一直以來，社會工作都被視為一個以女性為主的範疇，大部分從事社會工作的都是女性，向社會工作者求助的亦以女性居多。但不要以為社會工作會因此以女性的利益為重，或傾向於爭取性別平等。事實上大部分傳統的社會工作都是以反性別平等為主導的。

1980年代中，香港本土婦女運動興起時，便曾引發了一個有關「家庭為本」與「婦女為本」社會工作的爭論（洪雪蓮、馮國堅，1995）。傳統社會工作認為提供婦女服務或一般的社會工作應以家庭為本位，只要我們能強化家庭，很多社會問題與家庭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她們認為男女有別，這是先天性的，例如女性可以生孩子而男性不可以，女性天生有「母性」，適合照顧子女，男性則剛烈，不宜做照顧者，適合在競爭激烈的公眾領域發展。似乎「生物性別」（biological sex）已決定了人的「社會性別角色」（gender role），所以這一論點被批評為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Weedon, 1999）。

對於這一派而言，最重要的是男女因着這些先天的特性分工合作，各為其份，維持家庭「和諧」，而不是「平等」，他們認為婦女爭取平等會違反「男女天生有別」的自然規律，破壞家庭和諧，帶來更多衝突。這一派論者甚至認為很多婦女是自願選擇作為家庭主婦、照顧者，所以不應高調推行男女平等，不應強迫女性做女強人。一篇三八婦女節徵文比賽的冠軍文章完全道出了這一派的觀點：

一個有成功事業和個人抱負的女性，頂多只是一個終日勞役職場的女強人而已。盲目地追捧女權主義，逃避對家人的付出，又怎算是一個全面的女性？作為一個21世紀的女性，不可只為事業的衝刺而忽略對家庭的兼顧，孕育子女和照料家庭是女性的天賦，因此母親和妻子的角色是不可能被家傭和家中長者所取代的；而關懷家人的責任，更是為人女兒的本分。天生男女有別，各有其位，只要兩性在各自的崗位盡展才能，兼為美好的明天努力，又豈需為無謂的極端公平主義竭聲吶喊？……

弔詭的是這個徵文比賽是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三八婦女節徵文比賽（婦女事務委員會，2003），婦女事務委員會是宣揚男女平等還是宣揚反女性主義，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

其實遠在本地婦女運動崛起之前，一直以來都有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婦女服務，但早期的服務受着「男女天生有別」的影響，主要都是提供消閒活動給婦女，如插花班、烹飪班等，或教導婦女育兒常識、夫婦相處之道等。時至今天，教導婦女如何做個好媽媽，如何做個好妻子，如何照顧好家庭的「家庭為本」服務取向仍然是社會服務的主流。隨着近年男性服務逐漸興起，這個方向的爭辯似乎有歷史重演的傾向，男性服務是要發展出一個以性別平等為本的家庭關係，還是要維持一個「和諧」家庭，值得我們深思。

「和諧家庭」本身沒有問題，是一個理想，但「家庭為本」的婦女服務取向並不能達致真正的家庭和諧，所謂「和諧」只不過是建基於婦女的忍氣吞聲，並不能逐步發展出平等的家庭關係。反之，婦女的啞忍很多時不自覺地強化了男權主導的文化，使家庭暴力加劇。女性主義者則強調「婦女為本」的服務取向，重點在婦女的個人發展、經濟自主等，通過提高婦女的地位而達致平等的家庭關係，他／她們相信只有建基於平等基礎的家庭關係，才可以發展出一個和諧的家庭。

三 | 「男女相同論述」

「女性主義」並不是一套單一的理論，而是夾雜了不同的理論取向，不同取向對分析男女不平等的成因有很大差距，對如何達致男女平等，如何處理性別的差異亦有很大爭議（Weedon, 1999）。男女平等最直接的解說似乎是「男性做到的，女性也可以做到」，將男女視為相同的（the same），或在處理性別問題上「一視同仁」，這一論述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為主。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中，歷史最久遠的可說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t），早期女性主義者爭取平等的投票權、工作權、教育權等都是源於這一派。她們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女性也是人，所以應享有男性的一切權利。對這一派而言「男女平等」就是「女等於男」，男性享有的女性也應享有，男性做到的事情，只要女性有此機會加上適當訓練，亦一樣可以做到。

從這一方面看，她們並不關注性別差異問題，在她們來說身體的差異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社會性別角色（gender role）的定型，這些角色定型可透過社會教育、立法等逐步消除，但這亦不表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要完全變成男性一樣，她們的重點是從個人的選擇及個人權利出發，所以只要法例保障「平等機會」，容許女性自由選擇，就算達致一個平等的社會。

從這一觀點出發，社會福利及社會政策的重點是提供訓練發展婦女的潛能，提高婦女的競爭力，使她們可與男性公平競爭。這一派將性別不平等問題歸結為個人層面問題，即性別歧視是源於個別人士的偏見，性別角色定型使婦女得不到平等的發展機會，所以解決之道在於社會教育去除個人的偏見，加上提高婦女的個人競爭力以達致平等。

這個取向從個人層面出發，並不涉及基本的制度性、結構性改變，所以亦較易為現存的權力核心所接受，大致上，香港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大部分贊成爭取男女平等的議員較傾向這個取向。然而，這個取向缺乏對現存社會結構、父權主義以致日常社會交往對女性構成的局限作深入的分析，不能全面了解性別平等問題。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只着眼於個人的選擇，而忽視了社會結構對女性的局限。在現今社會女性受着「父權制度」(patriarchy)與「資本主義制度」兩個制度影響，使女性缺乏發展機會與真正的生活選擇。在現時勞動市場裏，女性的發展仍然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工程界仍然是男性為主導，高職位的專業人員仍以男性為主，很多女性只能從事低收入的非技術性勞工，所以很多女性在學時會避免選擇理科與工科，轉向文科或商科發展。很多家庭主婦因為缺乏在勞動市場的發展機會，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託兒開支，惟有選擇當全職家庭主婦。不談社會結構的影響，空言婦女的自由選擇，根本不能針對問題的核心。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重點在於改變現存的社會制度，包括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這一派的主要策略是透過爭取勞動市場的改善、勞工立法等保障婦女的權益；在社會福利方面，爭取改善幼兒服務、照顧家庭服務，甚至將家務「社會化」，由集體服務取代部分家務勞動，以利婦女脫離家庭的局限。

這一派比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踏前一步，關注社會結構對婦女發展的局限，但這仍然沒有超越男女平等即「男女相同」的論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強調男女的不平等源自社會結構對女性不公平，換言之，假若社會結構不壓抑女性，女性的發展最終可以向男性看齊。

這一觀點的局限在過於強調社會結構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似乎婦女的一切決擇都受制於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沒有「主體性」，婦女變為被動的客體，沒有自己的主見。現代社會日趨複雜，有些社會制度確實限制了婦女的選擇，有些卻挑戰了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另一個局限就是太強調「平等」而忽視了男女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女性社群之間的差異，後現代主義者指出這個缺失會導致對一些弱勢社群婦女的壓迫，稍後會再詳細討論。

四 | 「性別差異論述」：基進女性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都傾向否定先天性別差異的存在，他／她們認為性別角色（gender role）是後天社會培養或社會結構限制婦女選擇的結果，與先天的生物性別（biological sex）沒有必然關係。但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的分析卻認為男女不平等是建基於性別的差異，他／她們指出女性因身體上與男性有差異，如懷孕、身型較細小等而構成被歧視的基礎，他／她們甚至認為性別差異是一切社會不平等的基礎，父權制度（patriarchy）的存在遠比資本主義早，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亦跨越了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透過這個制度化的父權制度，男性不斷掠奪女性的權利與利益，男女像形成了兩個階級，男是壓迫的階級，女是被剝削的階級（Morgan, 1970）。

在這個取向之下，女性爭取的並不是要向男性向齊，男女的身體有差異，勉強向男性看齊會對女性構成不利。況且，達到與男性「同一性」（sameness）並沒有挑戰父權主義的不合理性，最終的目標是推翻這個不合理的制度，而非在這個制度內爭一席位。

基進女性主義提出以性別差異作為社會分析的基礎，可說是第一個女性主義以性別為分析核心，很多女性主義都是借用其他理論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作為分析工具。基進女性主義對父權制度的批判亦影響了大部分女性主義的討論，所有女性主義者都會關注父權制度對女性的影響，當然不同流派對何謂「父權制度」會有不同理解。

基進女性主義的局限在於將生物性別（biological sex）視為客觀的存在，不可超越。有些基進女性主義者甚至突出女性先天生理的優越性，以抗衡父權制度內的男性優越論。這些取向被批評為「生

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與反女性主義者「男女天生有別」的邏輯似乎有點類同，但當然兩者對婦女的福利與權益取態完全相反。

五 | 「解構差異」：後現代主義

自 1990 年代起，後現代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崛起，女性主義 (Weedon, 1997; Nicholson, 1990)、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政策研究 (Fawcett et al., 2000; Fook, 2002; Pease & Fook, 1999; Ife, 1997; Howe, 1994) 都受到這股思潮影響。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modernity) 及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有強烈的批判，現代社會認為「真理」與「現實」客觀地存在，我們要透過客觀科學的方法尋求社會真象，追尋最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後現代主義則認為科學與理性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現實」與「真理」並非客觀地存在，這只是透過人類日常的社會交往中建構出來的「詮釋」(interpretation)。

這是一個基本的範式轉變 (paradigm shift) (William, 1996)，以往我們研究婦女問題時，着眼點是「甚麼人壓迫女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是個人受社會教化及角色定型影響，所以重點在宣傳教育，使市民逐漸放棄重男輕女的思想。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這是男性透過父權制度壓迫女性，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則認為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必須改革這些制度。總而言之，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有問題的個人或是制度，改革這個「罪魁禍首」便可以達致更完美的社會。

後現代主義研究社會問題的重點不在於透過客觀科學的數據說明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最重要的不是要找出問題的成因 (cause)，從而找出最理性的解決方案 (solution)。反之，這一派關注的重點

是社會問題的表現或呈現（representation），透過揭示一般人對社會問題理解的不合理性，從而挑戰現存一些社會政策與社會服務的問題。在性別平等的議題上，他／她們並不是要找出誰壓迫婦女，而是如何呈現出來或詮釋這個不平等。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後工業社會，這一個取向越來越重要，在這些非傳統、非農業社會裏，「男主外、女主內」，婦女「三步不出閨門」的傳統角色定型已不復存在，很多時婦女都有自由選擇婚姻、生育、教育、工作等權利，為甚麼大部分婦女在知道男女平等的論說下，仍然「自由地選擇」扮演一些傳統的角色，甘於接受「壓迫剝削」？

權力的剖析

後現代理論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分析，對更進一步了解性別平等問題有重要的啟示。首先，後現代主義者對權力與壓迫有深入的分析，後現代主義大師福柯（Foucault）認為權力並非如傳統的理解般是一件工具，當權者能利用這件工具壓迫弱勢者（Watson, 2000；關啟文，2000）。權力是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產生的，這是一種關係並非是一件工具。權力的行使由下而上，即被壓迫者必須接受這個遊戲規則，這個權力關係才成立，被壓迫者甚至會認為這種權力關係對他／她有利，並會主動建立這關係。福柯在研究《紀律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指出，現代社會就如一座監察嚴密的監獄，當每個人都受到全面監察（surveillance）時，就會自動自覺地遵從社會既定的規律（Foucault, 1995）。在引申到性別平等的分析上，很多婦女正正會因此而接受傳統的性別關係，甚至覺得這種關係對自己有利，例如她們認為作為家庭主婦，不用出外工作，不用面對工作的壓力。基進女性主義者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指出家庭是壓迫女性的社會制度，但很多女性卻嚮往於追求一個完美的家庭，將婚姻和家庭視為終身目標。事實上，很多社會工作者在推行家庭工作及家庭生活教育時，都有意無意間強化了「家庭作為一單位」（family as a unit）這個概念，或是以「家庭為本」推行服務，社會工作者成為了這個社會監察制度（surveillance）重要的一環。

論述分析

後現代主義另一個重要的概念是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雖然傳統的結構分析都有論及意識形態，例如馬克斯主義，但大多將問題視為被壓迫者受假意識的影響而不能擺脫社會結構的壓迫。這一分析似乎忽視了人的主觀性（subjectivity），將人視為結構的產物，忽視了每個人對身處的社會境況都會有主觀的詮釋，有時是強化現存社會制度的意識，但這亦有可能成為挑戰社會的動力。後現代主義者提出了論述分析，透過了解我們如何思考、討論、描述一個社會情境，從而去發掘我們如何去理解社會關係。透過解構（deconstruct）這些論述背後的邏輯，我們才可以揭示這些迷思的不合理，從而開拓基礎，重構（reconstruct）新的社會關係，例如近年興起「瘦身與美顏」熱潮，很多女性不惜大灑金錢，追求窈窕身材，有些甚至危害健康，在傳統的分析中，你可以說是「女為悅己者容」，這是受男權意識的影響。但若我們細心分析瘦身美顏的論述，不難發覺這並非單方面鼓吹取悅男性的男權文化，反之，很多時是強調女性自主、增強自信心或追求健康等為主調。當然，我們反對的不是自主、自信、健康，而是這個瘦身美顏論述背後的不合理性和對女性造成的壓力。

另一個例子就是近年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極為重視的「終身學習、自力更生」論述。近年社會形成一種論說，認為有些窮人太過依賴福利，福利的目的不是派錢，而是鼓勵低收入人士盡力學習新知識，追上時代，增加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自力更新。這些原則似乎沒有甚麼問題，但對弱勢社群如單親母親、低收入婦女而言，她們根本缺乏競爭條件，社會亦對弱勢社群充滿歧視與排斥，不斷強調自力更新只會進一步增加社會排斥，令社會人士更歧視這些弱勢社群（陳錦華，2004）。